



許 琇 禎

民國五十二年生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

現職／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語文系副教授

人們總愛留連於已經沈積的過往，在重構的時空中，找尋著失去意義的答案、回歸不再真實的真實。然而，生命裡的追尋，其實無法重述，因為記憶與夢同樣需要遺忘。於是那些我們總是憑恃的，總要耽溺的記憶，只有完成，卻沒有終點。在不斷迷失的路徑中，成為無法開解的謎。

如果屬於記憶的一切終將虛化

那麼

自己的真實——

該如何求索

十年前，我在一次山難中，拾獲了一本手寫手繪得極為詳盡的地圖。藉著它，我安然地回到了我的生活。在重獲生命的那一刻，這部地圖成為我的信仰。十年來，我仔細研讀記誦（除了那些與登頂無關的記敘之外），終於對當年迷途的山有了全然的理解。於是，為了印證前人的記錄和一雪前恥，我以無比的信心再上征途。

這部地圖其實更像是一本日記，除了一再出現的男子D·G外，只有末頁S·J的英文縮寫像是作者的屬名。地圖的第一頁，畫的是這座山的輪廓。和一般的地圖一樣，上面有三道蜿蜒的路徑，入口處分別用藍色、黑色和紅色標示著1·2·3的順序，下有一行註記，寫著：「D·G，我因你而來。」由此推想，作者是S·J大概是可以確立的。

這三條路徑，是大家所熟知的。十年前，我就是從標著紅色的3號入口登山，但那是條岔路極多的路線，所以這次我打算從1號開始。

### 一、1號

關於1號路徑的描述，記載於日記的中間部分。如果就以這個順序來看，作者登山的路徑是以2、1、3排列的。老實說，我不懂這個叫S·

J的人，何以要在登頂後還嚐試其他的路徑？唯一的可能是——在登頂之外還有更重要的目的。

1號路徑是條經過修整的山道，黃泥中隱見一些大塊但平滑的山石，寬可容兩臂平舉，重要的是它的坡度平緩，走起來毫不費力。我約莫走了兩小時，到達了日記上所標示的第一個位置。那是一面從左側山壁中間忽然擠出的山岩，錐角三面，狀似挺立的鼻樑，色灰黑，和兩邊平滑山壁上的綠草形成強烈對比。我從其正下方仰視，正好被籠罩於巨大的陰影中。地圖裡標有：「容顏」兩字，旁邊還有一行註記是這樣的：「D·G我如願的仰望我所不解和所要遺忘的」。這話正好呼應了陰影的龐大投射，不過我覺得把「容顏」弄懂對登頂似乎沒什麼用處。

我繼續上行，發覺這條山徑上有許多比「容顏」更美的景致，卻完全不在地圖標記之中。由於沒有太多的艱難，在這個完美的第一天裡，我只以喝水度過。直到黃昏來臨，才依著地圖上雙紅圈處的一行註記：「在眼神裡休息」，來到一個前臨懸崖的峭壁。

誠如我對「容顏」的不解，這個名之為「眼神」的地方則更難以詮釋。首先，它不在1號路徑的主要路線上。依S·J的圖示看來，這顯然是一次偏離主線的錯誤嚐試，可是她卻沒有將這部分的錯誤塗銷，反而強調此處停佇的重要。其次，是「眼神」這個名稱的毫無根據，這面山壁極為陡峭，既無可視為眼睛的凹洞，而且整個山壁與懸崖間的寬度僅容雙足，我必須貼壁站立，將全身儘可能的向後仰靠，才可能維持平衡，而如此一來，整個人就得完全暴露在高懸的空中，向遼闊的遠方直視，並且無可移轉的接受強風的吹襲。

我在這裡撐持了一會兒，確信無法得到休息。為了明天的挑戰，我還是回到 1 號路徑上。在離開那裡的時候，天已經完全黑了，由於雙眼異常疲憊，我竟然錯覺地見到由 D·G 兩個字母構成的天際線。

經過一夜的休息，我在天微明的時候出發。霧氣甚濃，幾乎伸手不見五指，要不是這條主徑相當單一，很難不迷路。不過此時，我卻面臨一個極大的困難，那個原先因路面平緩而得到的好處，卻使我搞不清楚自己正在上山還是下山，甚至連「眼神」在左邊還是右邊都分不清楚。

在霧中走了許久，大約是三個鐘頭左右，天整個清爽起來。我遠遠地看到前面正是「容顏」，這才發現自己走的是下山的方向。這個錯誤很讓我懊惱，我開始有點抱怨這部地圖在 1 號路線上記載的簡略，雖然它還是很正確的。

這一天接下來的所有時間，我都在趕路。什麼時候又經過「眼神」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地圖上沒有任何標示休息的地方，甚至可以說沒有任何標示。只有一道和山徑一樣彎曲的線，不斷往上延伸。我一面奔跑，一面核對地圖，一種無法喘息的壓迫感愈來愈沉重。是夜，手錶上的時間是十二點零七分，我不得不停下來休息。置身在這兩面不陡峭的山壁之中，蓊鬱的林木遮住了一切可能的視野，天空有些光影，但是見不到月亮。一種因陰暗狹窄而產生的惶惑惴慄，讓我第一次感受到 1 號路徑的神祕可怕。勉強吃了晚餐，蜷縮在路中央還可看到夜空的地方休息，只是我知道，這一夜我始終在等待，等待陽光的降臨。

第三天的出發，我極為謹慎，直到天已大亮、霧氣散盡才開始。這

次我發現兩旁的山壁幾乎已成斜坡，路徑永遠低於其中。因此視野始終在單調的斜坡之內，走久了會以為自己在原地打轉。下午四點左右，我來到1號主徑的終點，前面一座與「容顏」相仿的三面錐形山岩高聳入雲地截斷去路，並且與兩側山壁的斜坡構成一個陷落的點。我站在這個點上向三面環顧時，自己彷彿忽然落入沒有出路的山谷裡，而來時的路徑一時間竟無從辨識。一陣慌亂暈眩之後，我打開地圖，仔細核對S·J在1號路徑終點上的標示。突然，在終點那個我研究過無數次的雙圈旁邊，見到一行潦草凌亂的註記，寫著：「除了容顏與眼神，D·G，陷溺是我唯一的道路」。

## 二、2號

我在山下休息了兩天，確定S·J在1號路徑上的錯誤，只是不夠詳盡。於是我恢復了信心，前往第2號山口。

地圖的一開始，就是第2號登山路徑。在「D·G，我因你而來」的後面，有一段關於第2號路徑的註記，間隔拉的很長，寫著：「放慢、爬升、離開、進入」。我顯然無法從這個註記得到任何明確地幫助，只是當我進入第2號時，一種全然新奇的景觀，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。

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山道，每一步都面對著山壁，也因此每一步都像是終點。它和1號最大的不同在於——它幾乎沒有平緩的坡道，彎度出乎意料的曲折，山壁只有一邊，而另一邊從一開始就是尖峭的懸崖。這使我想起了「眼神」，不過那種前無進處後無退路的惶懼，卻遠遠過之。

2號路徑的悖離常情是非常明顯的，為此，我一直戰戰兢兢又同時充滿好奇。速度的遲緩，使我在到達地圖上第一個標示點時，已經是太陽西墜了。昏黃柔和的光線，從懸崖那方投射在陡峭的山壁上。風陣陣吹來，引來無數悅耳的聲音，或低沉平緩、或尖細高昂。聲音此起彼落、相互應答，頗有對話般的趣味。我翻開地圖上的註記，見到「相遇」二字。

如果要我對S·J在各個地點上的命名發表意見，大概只有此處是比較貼切的。懸崖和絕壁、路徑的似無還有，都頗能喚起我對生命中所隱藏的某些「相遇」的記憶，只是我無法明白：S·J的相遇是指山與她之間？還是另有所指？

這個夜晚雖然很暗淡，甚至有些孤獨，但是一直迴旋和不斷的驚異，卻使我久久無法入眠。於是我燃起火堆，背靠著山壁，對著充滿未知與危險的前方，細細翻讀地圖中那些我向來漠視的、類似日記的記載。

這些註記寫得很緊密，像一堆堆的字團散在山徑的四週，可以想見S·J在寫它們時的情緒激動。其中一團全是D·G的縮寫；另一團則不斷重複「暗戀」二字；還有一團寫的頗長，內容是：「D·G，我無意與你辯論，但生命原本就不是節奏清楚的樂章，所以我們總希望在規律的節奏中行進。可是不在規律節奏中的樂曲，不必然是變調的，即使它變調的可能比較大。其實沒有一首樂曲可以完全免除變調，那和彈奏的人有關。我真正擔憂的不是變調的問題，而是那些不在規律節奏中的樂曲，往往只能獨奏，不會有合弦」。這段話的左邊有些被塗抹過的痕跡，寫著：「唯一如何確立？D·G，是在概念之內？相遇之時？還是記憶

之中？」。這頁的最後則寫著：「D·G，所有的語言都為了遮掩，遮掩火的眼神和燃燒的痛楚」。我想我有些了解D·G對S·J的意義了，不過，這一切和這座山有什麼關係呢？在這無盡的揣想中，夜——完全被拋棄了。

清晨到來時，我有點恍惚，但是前面的路卻顯得好走多了。我開始注意地圖上出現的標記，如「融洽」「爭辯」之類，其中最令我注意的是名之為「側影」的一片山壁，從路徑的正面望去，一張輪廓清晰、頭髮微捲、看來相當俊挺的男性側影就躍然目前。我心裡驀地一驚，彷彿自己正和S·J一起經歷一些什麼，登頂變得不太重要了。這一夜的山風急吹了一陣，然後下起了傾盆大雨。我無可掩避地穿上雨衣，打著傘，讓震耳的雨濤使我歸於平靜。我想起地圖上所標記的終點已經不遠，登頂的期待又熾熱起來，我告訴自己：明天！明天！一切都將完成。

路仍然以銳角翻折著，我終於來到地圖上標示的終點，但是令人無法置信的是，這個標示著終點的地方不是山頂，前面還有一樣折疊的路徑，只是坡度顯然是下降的。突如其來的打擊，再強的意志也會崩潰，我以撕碎般的瘋狂打開地圖，狠狠得盯著所謂的終點，這才見到一個被肢解零落的「散」字。

### 三、3 號

我是如何再回到山下的，已經記不清楚了。好像繼續往前走就是往回走，只是景致完全不同，每一步都可以見到下一步的曲折。我摔了好幾跤，因為無法控制滑走的速度。



我整整休息了一個月，並且不再翻閱地圖，完全陷入無法為S·J詳載2號路徑的動機找到正當理由的信心危機中。剩下的3號路徑是我最不願嚐試的，更何況地圖的真確性已令人生疑。

蹉跎時間顯然無法打消我登頂的欲望，更有甚者，我對S·J的日記有了強烈的好奇。我不再稱它為地圖，只相信它是一本詳實的日記。當我再度翻閱它時，在3號入口前的一段話，讓我立刻背起行囊上山，它寫著：「真正的終點與完成」。

3號路徑的可怕，是我早已領教過的。它的山景非常平常，既不陡峭也不平緩，像所有的山一樣高高低低、林木亦疏亦密。但是歧路的層出不窮，則完全超出想像，其實走上這些主徑以外的道路，並不一定危險，然而它的複雜確實令人深畏。

我幾乎是盯著日記來走的，S·J處理這條路徑的標示出乎意料的清晰。她詳繪每一條歧路的位置，並給予不同的名稱。這些名稱不乏對光明的想望，如「回家」「安全」等，當然也有「失足」「毀滅」「放棄」這類陰冷的詞彙。但是無論用哪些名稱，她都用紅筆寫了大大的「不可」兩字，這使得我在紛繁的辨識和擔憂中，有種沉鬱的穩定。

我在3號上走了四天，奇蹟似的沒遇上大霧，山景始終充斥著膩人的乏味，直到我踏上第一個標示著「回憶」的地點。這裡是一個小小的山頭，平斜而遼闊，有四面無礙的視野，S·J特別註明了這是必須去的另一條主線。我不斷改變我的姿勢和角度，企圖領略一點S·J所謂的「回憶」，卻完全徒勞。小睡了一會兒，太陽又要下山了，正不知道是

否要待到明天時，東邊不遠處的一座山壁引起了我的注意，那面陡峭的山壁和緊逼的懸崖，我確信，就是「眼神」。

站在這裡看「眼神」，有一種很特殊的感覺。完全沒有失足的恐慌和避風的渴望，它遙遠模糊，像一種不真切的夢境出沒於記憶之中。我想，如果「眼神」在那個方向，那麼我現在所站的地方，會不會就是那道令我產生錯覺的D·G天際線呢？我跑下山坡，退到這條主徑的入口處，仔細的端詳，還是沒看出什麼。突然，太陽整個掉落，在霞光環成一個倒D字時，卻正巧掛在呈倒S的山形天際線上。

今晚，我詳讀S·J少有成行文字的第3號部分，故意搜尋那些日記式的自白。就在接近終點處，名之為「夢」的地方，我找到了一段註記：「D·G，我很高興我們可以這樣自然而且不會再有希冀的不再相見，沒有比這更好的方式了。未曾感到相遇，分別也就完全不存在，不過我並沒有如預期的醒來，一如我始終相信我不在夢中一樣，我是個適合飄浮的人，飄浮在我即將完成的記憶裡」。在這段話之後，日記的末頁有被撕掉的痕跡，因此「夢」不但是到達終點以前的最後一站，也是日記的終點。我闔上日記，面對明天即將到來的夢與終點，竟有難以言喻的悲涼。

中午時分，我踏上了「夢」。它是一塊巨大高聳但不陡峭的巖壁，我順利地攀爬而上，約莫只花了半小時。巖壁的頂端有一小塊平臺，沒有樹也沒有草，只有一道道雨蝕風割的紋路，透著孤絕的氣勢。我舉目四顧，沒有一座山峰不在它的腳下，全然的遼闊延展著無窮的視野。如果不是漫天而來的風和足下僅可容身的平臺，提醒我生死存乎一線。我幾

乎要盡情的奔跑狂喊——對著無垠、對著蒼穹、對著一切的渴慕，去完成S·J所要完成的。

從「夢」下來，精神的亢奮久久不息，我不再想到登頂，只期待著比「夢」更震撼的終點來臨。我奔跑著，沒有注意到山徑的平直下傾。不一會兒，終點已在眼前，突然，我發現山徑終結處竟是斷崖，倉促間猛地以全力煞住雙足，跌坐在這個深不見底的懸崖邊上。一種無可名狀的驚懼吞沒了我，不知道過了多久的喘息，腦中仍一片空白之際，一抬頭，隔著深谷，眼前竟是——1號路徑終點的——巨大「容顏」。

#### 四、遺失的一頁

D·G：

記憶終於在我的追索中完成，不過你將永遠見不到這些——還有我。

這是座有著相同兩面，呈九十度角聯結的山。你知道這山代表什麼嗎？我告訴你，這表示凝視的一方，永遠只能見到對方的側影，它們沒有互相凝視的一天。

我因記憶你而來。一路上，我細細地劃上鮮紅的標記，為了保有那一聲一語，和以為永遠的一切。可惜記憶是不可以完成的，一旦完成就消逝。標記只能是標記，離開絕對是離開。記憶是個理想的騙局，創造它的卻是我。

仰望著你無所不在的容顏，我必須向記憶道別。在縱身飛昇的此刻，  
我如此相信：永恆翱翔於你傲然眼神中的——將會是我。